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辑·散文
报

编辑:快餐文学报编辑部 出版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策划:于文胜 总主编:温倩 本册主编:王正 责任编辑:纪旭艳 书籍设计:文昊 党红

古老的牛群

大地是万物之源,她为人类提供了辽阔的生存空间。大地还养育了诸多动物,它们与人类构成了赖以生存的关系。牛是最早进入我的记忆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种动物,它们移动于童年那贫瘠、空旷的土地,并在我心中留下荒凉、凄美的图像。牛是农业文明的功臣。在人类生存史上,牛一直走在前面,用它纯朴的劳作为我们奉献着沉甸甸的果实:谷物、麦子、高粱。这种毛色空茫的动物,有着诚实、善良、温顺的性情,而木犁、鞭子、厄运一直隐现

迁徙的鸟

张毅◎著

在我的记忆里,黑夜里的村庄是一块巨大的石头,寂静的令我的文字无法涉及。黑夜来临之前,鲁庄上空飘着一层薄雾,久久不散。劳作的农人总想在夜黑前赶回村庄。他们赶着牛、扛着农具,说着去年的苦劳,今年的丰产,喊牛的声音

压得闷。总是北方,十月里的村落,面南朝北,一条河流在

记忆深处。茅屋、炊烟、柴门在落日映照下逐渐变幻着颜色。白天热闹的村庄在黑夜之前变得肃穆、寂静、空旷。鸟群从高空“唰”地冲向下,留下一些微弱的叫声。我不知道黑夜对鸟暗示了什么。白天可以用歌唱去描绘鸟叫,夜里的鸟鸣则近似哭泣。黑夜改变着一切。夜里的动物总是和恐惧连在一起,它们的行为令周围不安。我曾在夜里看见一双发着

黑夜的记忆

怀念一条河

胶河从我老家高密境内流过,这里是胶东与昌潍平原的交汇处。高密史称夷莱,地名与大禹有关。这里相继出现了经学大师郑玄、齐相晏子、清代大学士刘墉等历史文化名人,史称“三贤”。但是胶河却始终不为人所知。白天坐在车上看胶河,它会像闪电一样一闪而逝,然而夜间,车出高密,你于静谧中隐隐听见火车从一架铁桥滚滚而过,这时你的身下就是胶河。我的老乡莫言在那篇著名的小说《红高



快餐文学坊

报

迁徙的鸟

张 毅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迁徙的鸟 / 张毅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
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2
ISBN 978-7-5469-4389-3

I. ①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②
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8417 号

选题策划 于文胜
总主编 温倩
本册主编 王正

迁徙的鸟 张毅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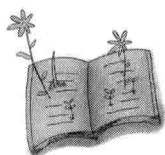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纪旭艳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邮 编 830026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4.5
字 数 123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389-3
定 价 34.60 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: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xy.taobao.com>)有售,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录 || Contents

上辑 黑夜的记忆

- 大雨将至 / 001
- 北风 / 006
- 蟋蟀在黑夜吟唱 / 009
- 迁徙的鸟 / 013
- 梦中的马 / 018
- 古老的牛群 / 023
- 江水流 / 026
- 蝴蝶 / 031
- 虚境与人间 / 034
- 陶：另一种火焰 / 039
- 滨海读思 / 043
- 幻觉的河流 / 047
- 黑夜的记忆 / 052



怀念一条河 / 056
蓝调乡愁 / 061
家族的记忆 / 068
开往城市的火车 / 072
纪念三姑 / 075
海滨的市郊车 / 079
流年似水 / 083
海水正蓝 / 088
记忆的废墟 / 092
动词：速度 / 096
词根：黑夜 / 1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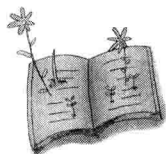
中辑 内心的旅行

海边：那些建筑如一卷史书 / 104
内心的旅行 / 109
火车：时光交错的记忆 / 113
在南方的火车上 / 118
火车与车站 / 123
火车：想象的共同体 / 127
钢琴声中的车站 / 131
时间的流沙 / 135
成都纪行 / 138

上海梦幻 / 145
奔跑的孩子 / 148
一座雪山的交叉旅行 / 151
驶往月亮的火车 / 155
足球：公众的幻象 / 160
南非：足球、达姆鼓与诗歌的另类
舞蹈 / 164

下辑 明月照书房

梦里花落 / 168
明月照书房 / 171
民间：记忆与怀想 / 176
黄河与观念艺术 / 180
从散文的纸手铐进入阅读 / 182
耿林莽：飞鸟的高度 / 185
欧洲的忧伤 / 188
卡尔维诺：意大利魔方 / 192
凯尔泰斯：心灵低诉 / 195
鼓：倾听与怀念 / 198
在民间看一段腰鼓舞 / 200
交谈 / 201
旋转猎场 / 202



经历一种 / 203

在大雪中回望布达拉宫 / 204

在风中遥看一棵芦苇 / 205

船：上升或沉没 / 206

靠近雪山的房子 / 207

怀念但丁 / 208

时光漫笔 / 209

后记 / 2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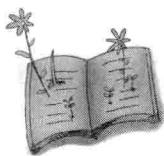
上辑 黑夜的记忆

大雨将至

亚洲的风暴整夜地暴器，在杂草丛生的花园里。

——布罗茨基

北方平原。一个不安的中午，天空浓得像一个巨大的雨滴。云层遮蔽着植物组成的地平线。褐色的土坡延伸着孤寂植物叶子的反光。北方瑟缩在恐慌之中。一切都躲到背后：太阳、山峦、树丛、老鼠和蛇，美、正义和善良。火车在通过一座年久失修的大铁桥。从远处即可感觉到列车经过铁桥时的震颤，汽笛尖锐而粗狂，像夏天的裸石划过皮肤。雾气中有一个车站——那是一座由德国人修建的车站，在时光中透着沧桑。我在很多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车站，像是雾中的货船。我喜欢那个车站的名字。我在那里度过了贫瘠的童年。如今，那个车站已经废弃。



马车的出现没有触动夏天的云层。北方的马、北方的车夫。那是一辆木轮的马车，车轮老的如同祖父的脸。马的眼睛像一首忧伤的俄罗斯民歌，那里有很多内容：比如世事沧桑、比如人类的情感、比如莫测的命运。我一直觉得马是人的同类。在北方有许多这样的马车，他们有时独行，有时排成长长的一排。马铃的声音温暖了我的童年。车上常常载满粮食、柴草，不断往来于村庄的土路上。我常在乡间与这些马车相遇，然后怅然地望着它们一点点远去了。马蹄与车轮的声音在乡村的土路上重叠着。

那个中午，我在一棵树下看蚂蚁搬家。一群黑褐色的蚂蚁排成长长的队伍，匆忙地从一棵树下往高处移动。它们黑褐色的脊背闪着亮光。

马蹄在响，马蹄“嗒嗒”地响着，我是说暴雨来了——在暴雨临近的北方，大地露出不安的面孔。我看见那些动物孤独地逃亡，它们的侧影加重了天空的阴郁。风暴中心，一些暗淡的草影用摇动平衡自己重心。顺眼望去，那些草层次感极强：近清晰、远的模糊。暴雨以超过马车几倍的速度临近，暴雨让我想起野兽。一个往来于村庄的男孩与马车对峙着，他们相逢于同一场暴雨。他们要去不同的目的地。男孩与车夫及马相互凝视着，然后在雨中消失了。

我不知道暴雨来自哪个方向。我听到风在响。雨让世界接近黑暗，它让夜晚迅速降临，使周围的事物不经意间发生了转变。在很短的时间，那棵树已不是同一棵树。那条河已不是同一条河。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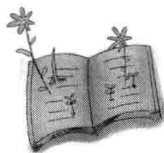
在光明与黑暗中穿行,石头被反复冲刷,露出洁白的底色,像瓷器的胎面。很远就能听到母亲打破陶罐的声音迅速被雨声覆盖了,雨声和杂物的破败声混杂着,碎片被冲到四处各个角落。大雨袭击村庄的手段清晰可辨,风暴后留下倒伏的谷子,家园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,许多东西被瞬间击破。

尘土的气息穿过夏天,在空中久久不散。这样的气味让我想起很早的早晨,想起北方圆形楼梯通向昏暗的房间。华姐从乡下来到城里,她的手指带着青草的气息。她住在一间狭窄的房间里。北方潮湿的乡下气息从窗户飘出。华姐是来逃避一场她不愿接受的婚姻的。时间、暴雨、无数个虚幻的夜晚在她的心中形成一个死结,直到华姐自缢身亡。她的死隐藏着许多秘密:时代的、家族的以及性格的悲剧。华姐的死像一只烟蒂渐渐熄灭。

华姐在最后的岁月不断地抽烟。她一直想用自己的生命减轻苦难的深度,但是我的忧伤一点没有减轻家族的风暴——那是一场持续的暴雨,它不断使我的写作回到黑暗之中,并且愈加黑暗。就像我始终无法说清那辆火车是否还在时间的轨道奔跑。在我曾经住过的乡村旅馆,它带着我的梦想,和着那些油彩剥落了,落到秋天的深处。

好多事情再也回不来了。好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。

对死亡的恐怖是由一个落水男孩加深的,他是我童年的伙伴。那年夏天,那个13岁的孩子为去铁桥下的河边捡一块煤核落进了河里。有一种声音穿过下午,穿过整个村庄的上空,我看到他



的手势挣扎了一会，河水迅速将他吞没了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只有他用过的柴筐从铁桥下的河岸上神奇地滚回到他的家门，向家人报告了孩子落水的消息。大人们没有一点惊奇，表情平静地像结冰的河面。

秋天到了，人们在河的下游发现了孩子尚未腐烂的尸体。

暴雨像一部推土机，所有事物都能感到它轰鸣的节奏。我想起来了，那种声音来自一家工厂——那么多面孔从黑夜里涌出，让我感到眼前一阵模糊——那是一家北方的工厂。我们衣着不整地走向车间和各自的机床，背后传来下班工友疲倦的问候声、工具的碰撞声以及汗渍在夏天特有的气息。

齿轮转动。车刀在胚面上发出金属的嘶叫声。铁屑溅起的火花向四处散落，烫伤随时都会发生。在工厂，我们每天都要不断重复一个动作，然后按图纸要求，把毛坯加工成方形、圆形、菱形的部件。下班时，那些部件整齐地码放在车间的某个角落，它们在我眼前闪着铁质的青光，冰冷、僵硬。齿轮不停地转动，我的目光常被飞转的齿轮缠绕得疲倦不堪。在速度面前，我已分不清一场大雨与工厂之间的距离。那些年，我有一半时间是在黑夜与睡眠中度过的。夜班令我晕眩。

一场大雨一直下着。从最初的转动到一场大雨，中间的机器逐渐加速。在北方寂寥的星光下，无数齿轮、无数双手重复一个动作，连续、呆滞，无数工人与机器一样在喧嚣中沉默着。后来那个车间被大雨冲倒了。那一年我20岁，我曾在那家工厂穿着油腻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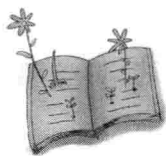
工装,不停地在机器中间往返。黝黑的机床、女工忧郁的眼神以及车间不断传出的轰鸣声覆盖了我的记忆。

夏天我乘另一辆列车去岛城。海的反光、雨、货轮的淡影。汽笛声含有殖民气息。我住的地方有着黑色、潮湿、阴冷的街景,这是一所老式的日本房子。在岛城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老房子,灰墙红瓦,类似北方的民居。不远处可以看到教堂的尖顶。我熟悉这座城市。我曾在一所老房子里躲雨。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,风从老房子的后面鱼贯而来,闪电、雷声、暗淡的光线。世界像进入希区柯克式的电影氛围,给人一种不真实感。我只好踏着没过膝盖的雨水迅速离开。我希望远离不真实的事物。

我在潮湿、不安的心灵体验中度过了一场场暴雨,它已成为我的生活情结。对雨的恐惧由来已久,并时常在内心持续着。每次我从岛城坐火车回老家,听火车像水鸟一样在雨中尖叫着,这样的场景让我迅速转回到另一场大雨。我总是在窗口一边望着窗外,一边听美国摇滚歌手鲍勃·迪伦的《大雨将至》:我要在大雨来临之前回家去/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处/那里人丁繁众/可都一贫如洗/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/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/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深藏不露/那里饥饿难耐/那里灵魂被弃/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/那里无是唯一的数字。

20年后,我在海边遇到那个穿过暴雨的孩子,我问他还记得那场大雨吗?他说不记得了。

他的表情有雨的形状。



北 风

寒冷最先袭击脆弱的事物。北方的山上，树叶由深变浅，落叶哗哗响着。冬天的叶子更像一只老人的手，被日子榨干水分，什么也抓不住：阳光、空气、风。记得母亲用火点亮冬天，劈柴响着，热气升腾，整个屋子弥漫着干草的气味。这是一种民间气息，它和火一起温暖了我童年的骨骼和记忆。冬天的炊烟升得慢，在乡村，每处草房子都飘着一缕炊烟，洁白、吉祥。

天空像老人那张怀旧的脸，由秋天的深蓝变得混浊不清，北风夹杂着落叶和尘土。下雪了，雪落在肃穆的树枝上，落在高高堆起的草垛上，落在故乡开阔的平原上。山川、河流、村庄被积雪覆盖着。这时，大地宁静，雪花飞舞，在风的伴奏下，整个世界在苍茫中呼啸着。

北风年年从村庄后的高坡鱼贯而来，发出“呜呜”的鸣叫，河流冰冻的声音从地表传来，火车通过铁桥的巨大轰鸣瞬间穿过瓦蓝的夜空。20年前，我每天顶着寒风，用棉帽蒙住脸，步行10里去县城求学。茫茫雪野中，我幼小的身子像一片雪花随风飘荡。现在每当我坐车路过那个村庄时，眼睛常常一片潮湿。

和北风一起到来的还有老人。老人是冬天最后的庄稼，他们

慢悠悠地从自家柴门走出,聚集在朝阳的墙角,讲着土语,用回忆打发余下的时光,日子像他们烟袋中的火苗明灭着。这些历经无数冬天的老人,已经习惯了这种过冬的方式,一件不知年月的老棉袄为他们抵御着冬天的风寒,皱褶隐藏了岁月的尘土,褐色的脸膛古老而耐读。他们袖着手,憨厚地谈着庄稼、女人、牛群和孩子,然后在阳光下怀想、感念,手势在冬天闪闪发光。秧歌常在这时出现,掠过村头的小路,摇曳而来,带着农人的喜悦和祈愿,一路地扭啊。这种古老的方式传递了农人知足常乐背后隐含的蒙昧和无奈。我多次在乡村与这些秧歌艺人相遇,短暂的欢愉之后,心里留下的仍是褐色土墙、寂静乡路和漫无边际的雪野。

白天一闪而逝,夜里只有风声和偶尔传来的狗吠,风呼呼地拍打纸糊的窗户。油灯是夜里唯一的光源,昏暗、温暖,在风中跳动摇晃,照亮冬天里的村庄。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摇晃。祖父就在这样的灯光下喝酒。老人晚年唯一的嗜好是喝一种地瓜酿造的老白酒,然后在夜里使劲地咳嗽,吐不尽的岁月沧桑。

我常于落雪后的村庄踽踽独行。在童年,总是北风呼啸,总是雪落不止。这个季节除了雪,似乎一无所有。它几乎夺走我视觉的辨别力,让我黑白不分。但雪加深了人的记忆,我对温暖和火充满渴望。

我们家附近有条铁路,火车飞快地驶过,颠簸中留下一些煤核之类的可燃物。冬天的火车像匹积行的马散发着青光,在我梦里驶来驶去。在乡村,一年有三个季节得为过冬做准备,除去粮食就是柴煤之类。为抢一粒瘦小的煤核,我常与伙伴打得鼻青眼肿,



满脸煤灰，留下一些散落的煤核，在回家的路上。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煤核，燃起红绸缎一样的火焰，温暖了冬天的屋子。

乡村的冬天有许多怪事发生：一个女孩在冬夜走失了，家人找了三天三夜，只在雪地找到一只裂纹的石镬；一匹马在冬夜回到自己主人的院子，是一匹失踪了三年的老马；一些鸟突然从天空掉在地上，像一片片飘落的雪花。每年，都会有一些老人在冬天死去，他们的手布满伤痕，那是一些穿过苦难的老人，苍老如一片叶子，被岁月吸干。我有时会在雪地上遥望着天空，希望接到那些从空中冻落的鸟，把它们带回家，把它们暖活。但鸟不懂我的心，鸟总是在别处“嘎嘎”叫着，然后落在雪里。鸟是我童年唯一的灵异之物，它们用孤独的鸣叫带给我唯一的乐声，它们带走许多秘密。有些事永远无法说清，比如那个女孩、那些老人，还有那匹在雪夜回来的马。

我喂养过一只被邻居遗弃的狗，那是一只饿得发昏的狗。它的主人拖家带口闯东北了，只留下一只狗和北风鼓荡的空屋子。狗在邻居家门口，我每天定时给狗送食，我们建立了有限的信任。有一次我去晚了，狗的眼睛里划过一丝疑惑，当我第二次去晚时，这只狗已经不在了。冬天的风呼啸着，每天傍晚我都要在村头张望，期望那只狗突然出现，但狗始终没有出现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雪一场一场地下着。春节过后的一个傍晚，一个熟悉的影子在我跟前晃了一下，是那只狗。它已饿得瘦骨嶙峋。狗是来向我告别的，它要去寻找自己的主人。狗在回头之前叫了几声，然后永远消失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那只狗常常在我梦里奔跑，越过冰天雪地的

北国。永远的奔跑，像梦一样。

北风吹着，北风使劲地吹着。北风穿过我们的村庄，留下经年不化的雪和冰凌。北风还要吹到更远的地方，吹灭另一个村庄的灯盏，吹散天空的鸟、地上的羊和牛群。在更远的村庄肯定还有像我一样的孩子，在雪地里仰望天空。北风吹过那位俊秀少年抑郁的眼神，那是永远观望、打量、猜忌、顾盼的眼神。

有时独自坐在靠窗的沙发上，手指随阳光滑落，一个人在房间看着远处。在古老的时光中，有一种东西飘然落地，美丽而感伤。人一生有时充满阳光，有时落满雨雪，还有一些日子隐在黑夜里。隐在夜里的部分我们看不到，我们看到的只是阳光下的脸、微笑、语言和服饰。我的生命里有一片雪原，经年不化，它在我膝盖留下寒冷的气息。这是一种途中的寒意，加深着我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。

一些人永远住在冬天，没有出来。我走出来了。

我看到了大地上空的阳光，空气和水分。虽然内心北风呼啸、雪落不止。

蟋蟀在黑夜吟唱

夜晚仿佛是一个仪式，大地收缩自己的神经，万物用自己的方式迎接黑夜的到来：水和草木，人与动物——夜色掩盖了一切。这个时刻，蟋蟀在草丛里机警地出现，它们的吟唱加深了黑夜。



一亿多年以来,这种古老的昆虫一直在大地深处鸣叫着。古语说:“促织鸣,懒妇惊”,蟋蟀的叫声会敦促妇女起来织布,所以蟋蟀又名促织。蟋蟀身体为黑褐色,头顶漆黑而有反光,上面有橙黄色纵纹,触角较长,呈丝状,复眼为卵形,口器为咀嚼式,常栖息于土壤稍微湿润的旱田、砖石下与草丛间,白天隐藏在洞穴中,喜欢夜晚活动。对于蟋蟀的记载早在《诗》的时代,《国风·唐风》有《蟋蟀》一章,以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逝”复沓歌咏,感叹岁月易逝。蟋蟀是秋天的一个标志,当悲秋演化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时,在万物代谢的背景里,蟋蟀唧唧的叫声不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,而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味与隐喻意义,来得特别凄清萧索。杜甫在《促织》诗里叹道:“促织甚微细,哀音何动人。”蟋蟀的寿命很短,只三四个月时间,所以民间有“百日虫”之说。

蟋蟀细弱的叫声如同秋草的叶脉一样,带着淡淡的伤感和乡愁气息,仿佛一首大自然的挽歌。蟋蟀是这个世界的游吟诗人,它们的声音越过洒满月色与星座的长廊,在隐秘的位置与黑夜交谈,它们不断向沉睡的世人传达自己幻想的信息。法布尔在《昆虫记》中关于蟋蟀的描述: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,蟋蟀是个地道正宗的哲学家。它似乎清楚地懂得世间万事的虚无缥缈,并且还能够感觉到那种躲避开盲目地、疯狂地追求快乐的人的扰乱的好处”。在这里,法布尔将蟋蟀写成“是个地道正宗的哲学家——懂得世间万事的虚无缥缈”是一种精妙而深刻的理解。蟋蟀清明初鸣,秋分终鸣,它们的鸣叫有极强的时令特点,在农耕时代很早